

卷之四

三詔

炳蕭

茅苴

茅旌

道

三詔

禮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又曰詔
 祝於室迎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曰血毛告
 幽全之物也蓋尸入則裸既裸則迎牲牲入則用幣
 於庭以告其將殺禮器所謂君牽牲大夫贊幣從是
 也既殺則薦血毛於室以告其幽全國語所謂毛以
 告物血以告殺是也及薦於堂又用羹以告其飪
 禮器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凡此皆朝踐之節也
 儀禮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
 子諸侯有裸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

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祝乃燎臠管於
爐君親制祭然後升牲首於北牖下至薦熟乃更延
主於室之奧尸坐于主北然祭統曰所使為尸者於
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
特牲少牢皆坐尸於室而東面則尸之在室西東面
矣鄭氏曰延主于室之奧尸坐于主北其說或然其
言堂上坐主於西東面是家神者與神異嚮無是理
也

炳蕭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詩曰取蕭祭脂又曰取其血管
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
合羶羶鄭氏曰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
一餗有是也蕭梁以脂合之也

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羶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
黍稷肝肺首心見間以俛鯢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鄭氏
曰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
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間皆當為闕字
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爾雅曰蕭款也李廴曰款
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
白蒿白葉莖蘿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氣故祭祀
以脂焚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

鬱合豎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求諸陰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以魂氣歸于天而求諸陽
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圭夫人
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盞記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炳蕭是迎牲奠盞皆在既

灌之後而炳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
 炳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祭義曰
夫人奠盎君獻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而致
乃夫人饋曲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羶見以蕭光則羶膾
 膾之氣也鄉黍稷之氣也曲禮云曰燔蕭合膾膾黍稷
 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
 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割
 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膾膾燔於堂以達其
 臭氣而養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
 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燔蕭以郊特牲所
 言為饋食之燔蕭政類為祭

茅道



茅旌



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以維酒易曰藉用白茅無

咎繫謂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苟錯於地而可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

祭前沃酒參下去若神之故精潔也故齊桓責楚不貢色茅無以縮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鄉大夫謂祭前藉也文謂菹士虞

視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于苴三取膚祭如初也司巫祭祀共

一祖館視取其祖陳之書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刈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

一曰三祝也苴苴洗之升殺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站者堂而西

是稱尔之也司尊彝醴齊縮酌醴齊九罭也以明酌也

訖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

于筐饌于西北上其酒也又曰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

几東席上東縮又曰祝饗命佐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

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鉤袒令振衣也苴所以藉祭也

其酒也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

束又曰白茅菅兮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晉語曰

節莖設表望史記曰一茅三脊

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

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

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祖司巫祭祀共祖館則茅有

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

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

共者凡祭祀也賈公彥曰甸師共茅與司巫共苴以共之

此據祭宗廟也甸師氏送茅與鄉師謂祭天也孔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

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

于西站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鄉大夫謂祭前藉也文謂菹士虞

視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于苴三取膚祭如初也司巫祭祀共

一祖館視取其祖陳之書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刈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

一曰三祝也苴苴洗之升殺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站者堂而西

是稱尔之也司尊彝醴齊縮酌醴齊九罭也以明酌也

訖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

于筐饌于西北上其酒也又曰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

几東席上東縮又曰祝饗命佐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

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鉤袒令振衣也苴所以藉祭也

其酒也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

束又曰白茅菅兮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晉語曰

節莖設表望史記曰一茅三脊

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

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

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祖司巫祭祀共祖館則茅有

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

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

共者凡祭祀也賈公彥曰甸師共茅與司巫共苴以共之

此據祭宗廟也甸師氏送茅與鄉師謂祭天也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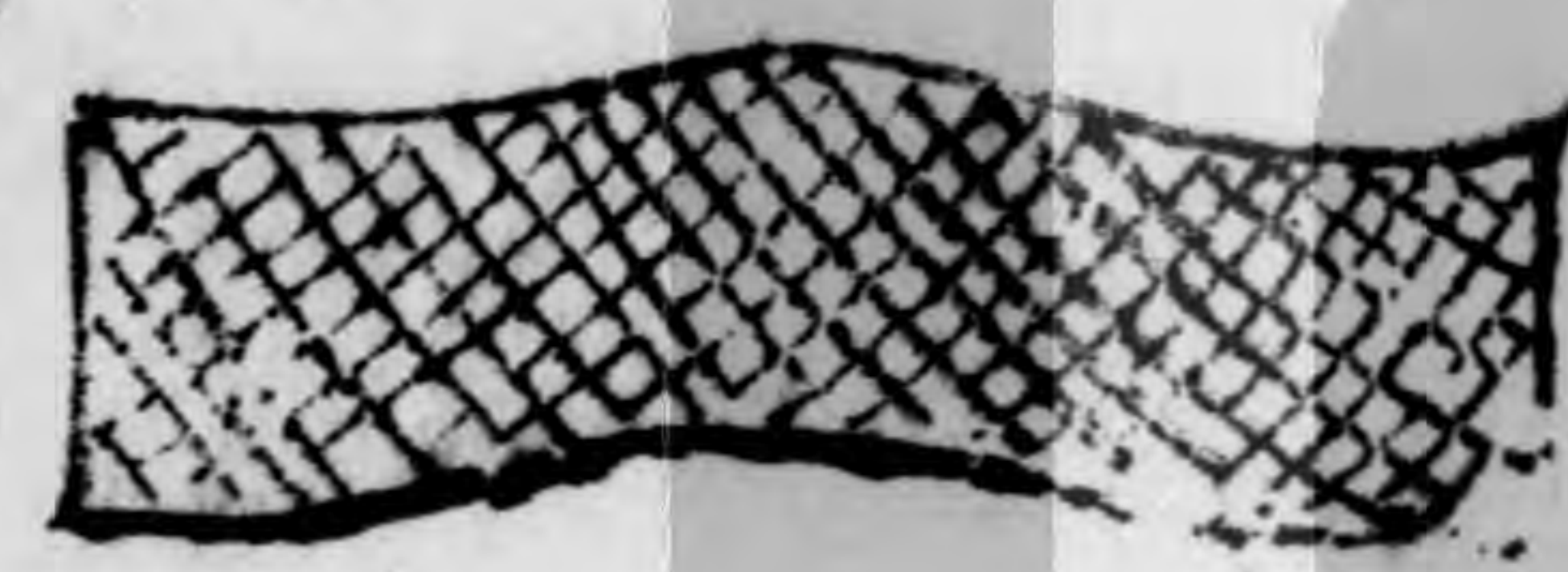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

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

于西站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縮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鄭大夫謂束而立之祭前矢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謂將納刀以事其親為神起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說皆不可考男巫望祀望街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蕤設表塋公羊曰鄭伯左執茅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纂鼎可以御柩雜記或菹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問好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待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菹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以理或然後世祭有翟蓋茅旌之類

道布



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杜子春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為席也鄭康成曰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凡苴神位藉之以席設之以布謂之道布為道神故也

禮書卷第八十二終

禮書卷第八十三

陰厭

陽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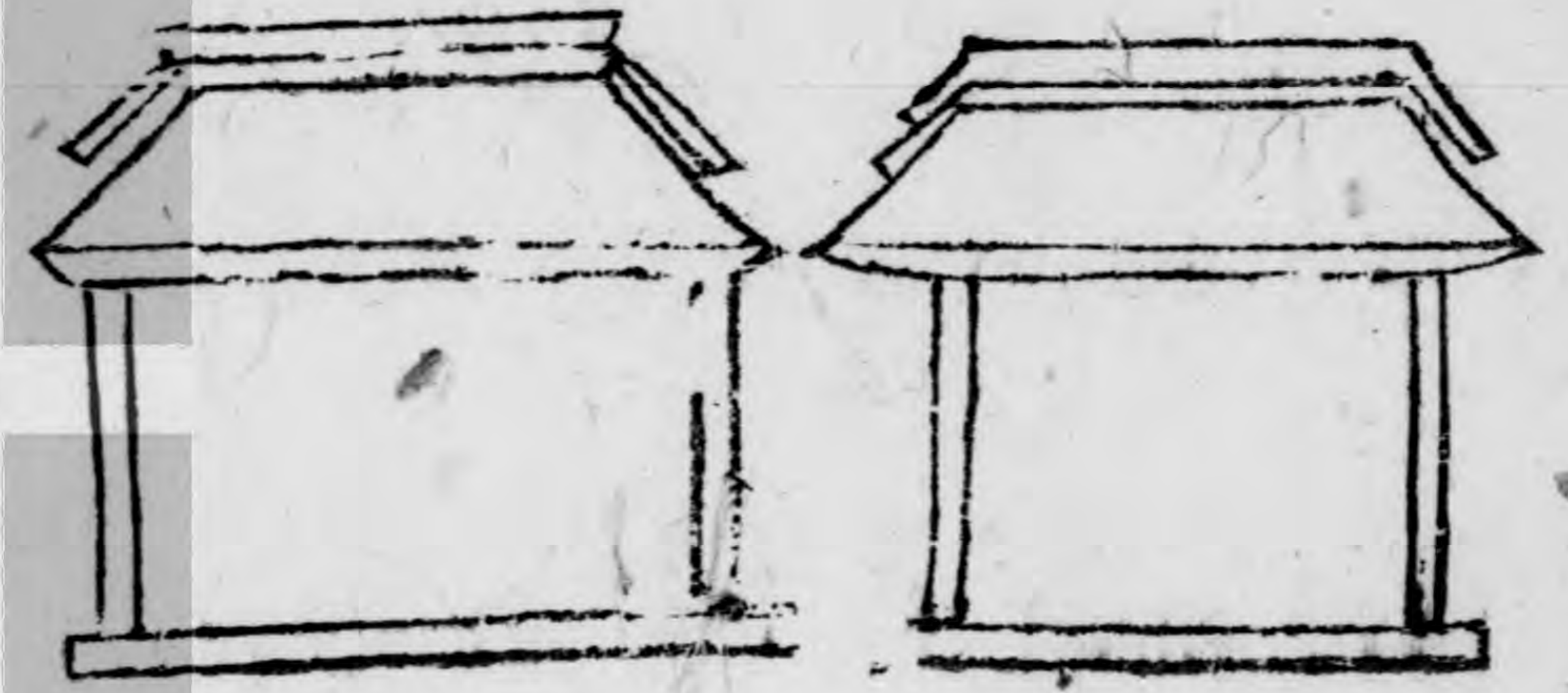
綏祭

受祭

陰厭陽厭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釔主人及佐食宗人
 設鼎俎祝洗酌奠于釔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
 少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
 出迎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
 有司徹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凡非用席
 約一尊于室中則尸謾之後陽厭也
 鄭氏曰陽厭殺無凡酒陰厭西南與陽厭西北漏與室之間故曰陰
 漏室之白故曰陽陰厭席東面陽厭在南面

陰厭

陽厭



禮記曰攝主不厭祭又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人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成人之後雖與未成人同又曰宗子為後也祭殤不舉無

告利成是謂陰厭兄殤與無後也祭於宗子之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蓋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鄭康成曰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殤於廟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宗子而殤有陰厭無陽厭庶子之適為凡殤有陽厭無陰厭若夫成人之祭迎尸之前設奠於奧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儀禮特牲有陰厭有陽厭少牢有陰厭無陽厭蓋天子諸侯上大夫正祭有陰厭繹祭有陽厭下大夫與士無賓尸之繹則陰厭陽厭設於祭之日而已庶子攝祭亦厭鄭氏以為不陽厭者以曾子問先言不厭而繼之以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逆陳其祭末者則不厭為陽厭可知也

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飲神也殤之有厭為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飲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飲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禮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授祭尸主人主婦皆授祭士虞尸右執奠特牲尸左執

周官大祝隋釁令鍾鼓小祝大祭祀贊隋守桃既祭藏其隋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特牲祝命尸授祭之尸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間佐食授主人授祭主婦則佐食授祭主婦撫之少牢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間主人佑受佐食綏祭坐祭之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禮記特牲曰祭黍稷加酒

辛陰也管子問曰攝主不厭不綏鄭康成謂下祭曰

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綏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桃儀禮有司曰司

宮婦攝祭先備謂攝且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

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綏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鄭康成以禮記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前謂朝事延尸于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臠膾燂

受嘏

于盧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
隋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肺所謂制祭也其說無據



禮運曰脩其祝嘏正義曰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

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祝嘏辭說藏於

宗祝巫史非禮也宣祝嘏辭說郊特牲嘏長也大也曾

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假當作嘏不周禮

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胾俎正義曰胾俎若特牲少牢

人俎於席前尸酢禮亦然司凡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

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凡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昨讀如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

入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諸臣致爵乃設席正義曰鬱人大祭祀

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儀禮特牲饋食尸九飯

主人酌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

主人退佐食授授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

酒進聽嘏佐食搏黍稷授祝祝受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實于左袂挂袂以小指者便卒角也主婦酌亞獻尸尸酌如主人儀賓三獻如初少牢饋食禮尸十二飯主人酌尸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濟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書王受同瑁三宿三

祭三啖

王夢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天進爵三祭酒三奠爵

上宗曰饗

祭必受福諸王曰饗

福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酌

半圭曰璋臣所執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齊

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楚茨工祝致告祖賚孝孫苾苾孝

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梁天監五年明山賓

議請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祿臣下不敢同

也詔依其議唐開元開寶禮及儀注熙寧祀儀天子親

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酢

祝以孝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孝孫某敢用柔

毛剛瓊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

某氏尚饗之類是也嘏以慈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

祝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汝孝

孫來與齊同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

之之類也其儀則士禮佐食黍授祝祝授尸尸受
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以位詩
懷之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而留于
房祝以邊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于一熟上佐食
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
西以嘏于主人主，坐奠爵與再拜稽首與受黍
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報爵
以興坐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齋
黍主人嘗之納內蓋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搏黍授祝
祝受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貴而禮煩故佐食兼受
二敦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
詩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坐祭齊之乃詩懷之而
之嘗其實于左袂所以便執爵也以袂挂于季指所

以便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酌尸之後而主婦亞獻
賓三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不嘏
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山賓議請郊
廟受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不敢同也其言
頗合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獻飲福有司
攝事而太尉飲福然受尸酢爵謂之飲酢可也謂之
飲福非也以爲飲福非古遂廢受酢之禮此又全失
獻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飯酌之後然
主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繼之以亞獻終獻加爵
無嫌乎受福太蚤也今親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
訖然後禮官前導

皇帝飲福受胙而亞獻終獻無復與於酢爵恐非禮意

禮書卷第八十三終



五齋
酒

六飲

五飲

五齋
泛齊
醴齊
盎齊
緹齊
沈齊

三酒
事酒
昔酒
清酒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筮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
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
量司尊三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順其實春
祠夏禴禘裸八鷄彝為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
獻用兩象其皆有壘諸且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瓘
彝黃彝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
有壘諸且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
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
有壘諸且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
縮酌齊齊酌酌凡酒酌酌儀禮特牲壘禁在東序尊于
戶東立酒在戶又前南壘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尊
兩甒于房戶之間純齊酒禮運立酒在室醴醎在戶
案絜在堂登酒在下坊記醴酒在室醎酒在堂登酒在

下禮器壘尊在階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
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宗婦
執盎從夫人薦泔水

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
有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
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
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
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
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
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
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壘蓋犧象所
實泛與醴也壘尊所實盎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
人東酌壘

人東酌壘

親制祭夫人薦盎盎齊泔酌而宗婦

執盞從夫人薦洗水是壘尊之所實者盞而盞之上
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齊言醴而
不及泛言盞而不及緹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盞則
壘之所實盞之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壘而薦盞
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
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尊於戶東禮
記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北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
夫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
而弗酌也醴醑在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蓋有不同
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
之體中則盞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陰之幽戶
者陰陽之交堂者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
以幽玄醇厚為上以顯著清美為下泛齊在室以其

未離於道故也醴醑在戶以其離道未遠也
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酒而已
觀此則先王所辨齊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齊然然
則以茅縮而後酌此記所謂縮酒酌用茅明酌其
盞齊沈酌則以酒沈而後酌此記所謂醑酒沈于
是也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
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記於醴齊言粢
醴指其材尔鄭氏改粢為齊誤也鄭氏又以明酌為
事酒而澄酒或謂三酒或謂五齊於酒正坊記儀禮禮記
澄酒三酒也於禮通則
曰澄酒
亦齊也拾備五齊禘備四齊時祭備三齊朝用醴齊饋
用盞齊諸君自酢用凡酒然記曰夫人薦盞則醴
以上君所酌盞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盞之
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

小祭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

蕡鬱鬯

蕡草上一花
狀如紅藍

秬鬯

秬黑黍也
一稱二米



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之 蔡鬱合黃之以和鬯 酒部同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蕡

以黃之能中清於祭前醴為草若蘭正義曰同農云十葉為貫百

二十貫為蕡者未知出何文云以黃之能中亭於祭之則者此似直黃鬱傳

之无鬱酒者略其和心 禮記云鬱鬯均若若則則則則以其俱具云

王平臨共介鬯 祝書凡禮介 太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泣玉鬯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鬯 築者築香草 大喪

大泚以鬯則築鬯禮記曰鬱合鬯又曰暢曰以擗杵

以梧 正義曰擗杵也梧桐也以梧 又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

以事上帝 正義曰案小宰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

不和鬱謂之出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 詩旱麓曰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 箋云黃流秬鬯也正義曰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極二米者也秬鬯

黃如金色酒在器流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秬黑黍也鬯香草也

動故謂之黃流云 義和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芳條鬯也正義曰禮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釀之

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鬱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可

和秬鬯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者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久煮

之乃去其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

草名如毛此意言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邦異也箋以毛解鬯其言

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

注云秬鬯不和鬱者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

鬱鬯明鬯人所掌夫和鬱也故孫詒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黃以和酒者也

粵酒名以黑黍一稊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之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充稱鬯者用鬯說為長生民詩曰維秬維

秠毛曰秬黑黍一稊二米正義曰皆尔雅文唯彼鬯作秠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耶瓊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洪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六

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斛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

秠故此經異其文而尔雅釋之若言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

秠如黑黍一稊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

如以明秬有二稊也秬有二稊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

之祭惟秬為重二米者與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

云釀秬為酒耳尔雅一稊二米鬯人注云一稊二米文不同者郑志答張逸

云秬即皮其稊即亦皮也尔雅重言以明人然周語宣王不藉千畝

則極稱古今語之異故郑引尔雅得以秬為秬周語宣王不藉千畝

號文公諫曰警告協風至王即齊宮及朝鬯人薦鬯犧

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魏略曰大秦多蘇合薰陸鬱

金其膠十二種香許慎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收

服以降神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也

之屬此其從鬯鬱芬草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葉為筥

味苦温無毒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按

略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

花即香也嘉祐本草圖經云鬱金本經不載所出州土

蘇恭云生蜀地及西域胡人謂之馬茱今廣南江西州

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

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木部中品有鬱金香云

生大秦國二月三月十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

陳氏云為百草之英乃是草類又與此同名而在木部

非也今人不復用亦無辨之者故但附於此耳

禮或言秬鬯或言鬱鬯蓋秬一稊二米天地至和之

氣所生謂之鬯以言和氣之條鬯也謂之鬱鬯以其

鬯鬯鬱草和之也鄭司農曰鬱鬯十葉為貫百二十貫

為筥以蕘之其言蓋有所受也禮曰諸侯未賜圭

說是也然儀禮士冠醴子醴賓士昏醴賓醴婦聘禮
 醴賓士喪既文士虞皆有醴而公食燕禮大射鄉飲
 酒特牲少牢皆不用醴何也蓋禮之質者尚醴文者
 尚酒冠禮醴子昏禮醴婦禮賓原其親也聘禮醴賓
 原其私親也士喪及虞醴神存其養也非此無所事
 醴則用酒而已儀禮祭以桐玉藻言水漿不祭若祭
 為已饑卑則水漿與醴雖均曰飲其厚薄甘淡故有
 間也

禮書卷第八十四終

禮書卷第八十五

裸

十二獻

九獻

一獻三獻五獻七獻之辨

正飯數

加飯數

裸



書曰王入太室裸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

事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王酌爵也以獻尸謂之裸禮也明不為飲王以祭祀凡賓客

贊裸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祭宗廟王既裸而

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大宗伯大祭

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裸小

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肆師凡祭祀及裸築鬻

不賓客涖筵几築鬻贊裸將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

裸將之儀與其節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司尊彝春祠

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秋嘗及烝裸用斝彝黃彝行人

公再裸而酢侯伯子男一裸而酢再裸再飲公也大國之孤

以酒禮之以酒禮之者謂齊酒也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

邊豆之薦郊特性曰諸侯為賓灌用鬱鬯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鬱

臭既灌然後迎牲又曰裸用圭璋用玉氣也祭統曰獻

之屬莫重於裸投壺當飲者皆跪奉醢曰賜灌勝者跪

曰敬養文王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皐論語曰禘白既

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商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

而辨神於幽故先裸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裸祭

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太室以圭瓚酌鬱鬯裸

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其裸尸也如裸賓客則

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

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

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考之

於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裸圭

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
山川四方而已是裸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
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裸也行人
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無裸則以
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者此也大
宗之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
之禮宗伯代王裸其說誤也鬯人共秬鬯鬱人和鬱
鬯則鬱人和鬯人之鬯而鬯人不用鬱鬯也賈公彥謂
山川外十二神用秬鬯而不用鬱鬯於理或然

十二獻
九獻

禮器曰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一頁者獻以爵賤者

以散

之尊門外正門內壺

君尊瓦甒此以小為

瓦甒升巨爵三升曰甒三升曰甒四升曰甒

一獻質

謂祭群小祀

三獻文

謂祭社稷五祀

五獻察

察明也謂祭四望山川也

七獻神

謂祭

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

焉

言諸侯相饗也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

也

三獻大夫來聘王君饗饗之以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

樂記先王為酒禮壹獻之

禮賓主百拜一獻士飲祭統尸飲五君洗王爵獻卿尸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

尊卑之等也

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曰此擬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爵鬯尸祭奠而不

飲朝祀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之後乃工婦酌尸酌尸畢賓長執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共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故以酌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君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

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飲一也去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實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

者有司獻文其上大夫祭統曰古者必賜爵祿於太廟一獻君降命之

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當並

一獻謂尸也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裸用鷄

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皆

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

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

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

所昨也裸如執尸后亞裸朝踐謂薦豆腥醢醢始行祭事

后於是薦朝事之豆也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隨之再獻者

王隨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後亞獻內宗薦加

豆薦其受再酌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薦此九

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裸為奠而尸七矣王可以

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王爵獻親見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

玉爵也王隨尸用王爵而再獻者用壁角壁散可知也

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

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

裸饗禮九獻侯伯一裸七獻子男一裸五獻諸侯之

鄉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

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之獻

數固不異矣然祫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祫宜亦

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祫非也行人上公再裸而裸

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於七獻五

獻則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

兩尊皆有壘饋食用兩尊皆有壘籩邊人醢人有朝踐

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

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

六獻也酌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酌曾子問言侑酌是侑食然後有酌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是饋食然後有酌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酌尸則大夫士

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酌尸於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
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
下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
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
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
有釋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
子入享於鄭九獻加邊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
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
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
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朝事饋食之邊豆后薦之
加爵之邊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
之可知也卑者獻以散士之饋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獻者
禮盛也
加爵二者厭隆也書曰

大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禘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酌
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一獻三獻七獻之辨

禮器曰一獻所與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郊特牲曰郊
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執鄭氏謂一獻祭群小祀三
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其說
以為王祭群小祀以玄冕一章之服故一獻祭社稷
以希冕三章之服故三獻祭四望

則毳冕五章

故五獻享先公則鷩冕七章故七獻然周禮大祀次
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
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
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
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

類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

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

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士冠禮一獻卿大夫三獻禮記

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

長十有再獻皆服幣員十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

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

山川誤矣群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厖牧

凡外祭毀事用鹿可也其牲體鬴辜六宗伯以鬴辜祭四方百物其裸器用散望人凡

用散其舞兵舞帔舞或不與舞鼓人凡祭百物之神鼓兵舞帔

山川四望則其北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小亦伯北五帝於四

各因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邑禋則用騂玉則兩圭有

洗歌商呂舞大磬望四奏契賓歌函鍾舞大夏山社稷

其黝牲其祭血裸以大壘鼓以靈鼓舞以帔舞秦太

蔟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

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

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爛則

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

血祭社稷是也

飯數

曲禮曰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

夫三食乃無數玉藻曰飯殮者三飯也論語曰亞飯干適

楚三飯繚適蒸四飯缺適秦士婚禮三飯卒食特牲禮

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鄭云不復飯者三少牢禮尸三飯

又食載又食舉腊有又食舉牢幣又食告飽又曰皇尸

又食載又食舉腊有又食舉牢幣又食告飽又曰皇尸

邱

未實侑尸又食舉牢有尸不飯主人拜侑尸又三飯膳夫以樂侑食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詩曰以妥以侑荀勗曰三臭之不食大戴史記曰三侑之不食鄭康成曰食大名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曰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孔穎達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與儀禮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

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於瀆

以不同也鄭氏曰士九飯大

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公彥謂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然也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牢以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口告飽主人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此樂以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蹙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舒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賈公彥謂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理或然也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而特牲少牢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者蓋有每

飯之侑有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侑有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臭之不食大戴史記亦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古者之於賓客如祭祀禮而裸獻之數未嘗不同則天子而下其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凡非大食無鍾鼓歟

禮書卷第八十五終

禮書

大夫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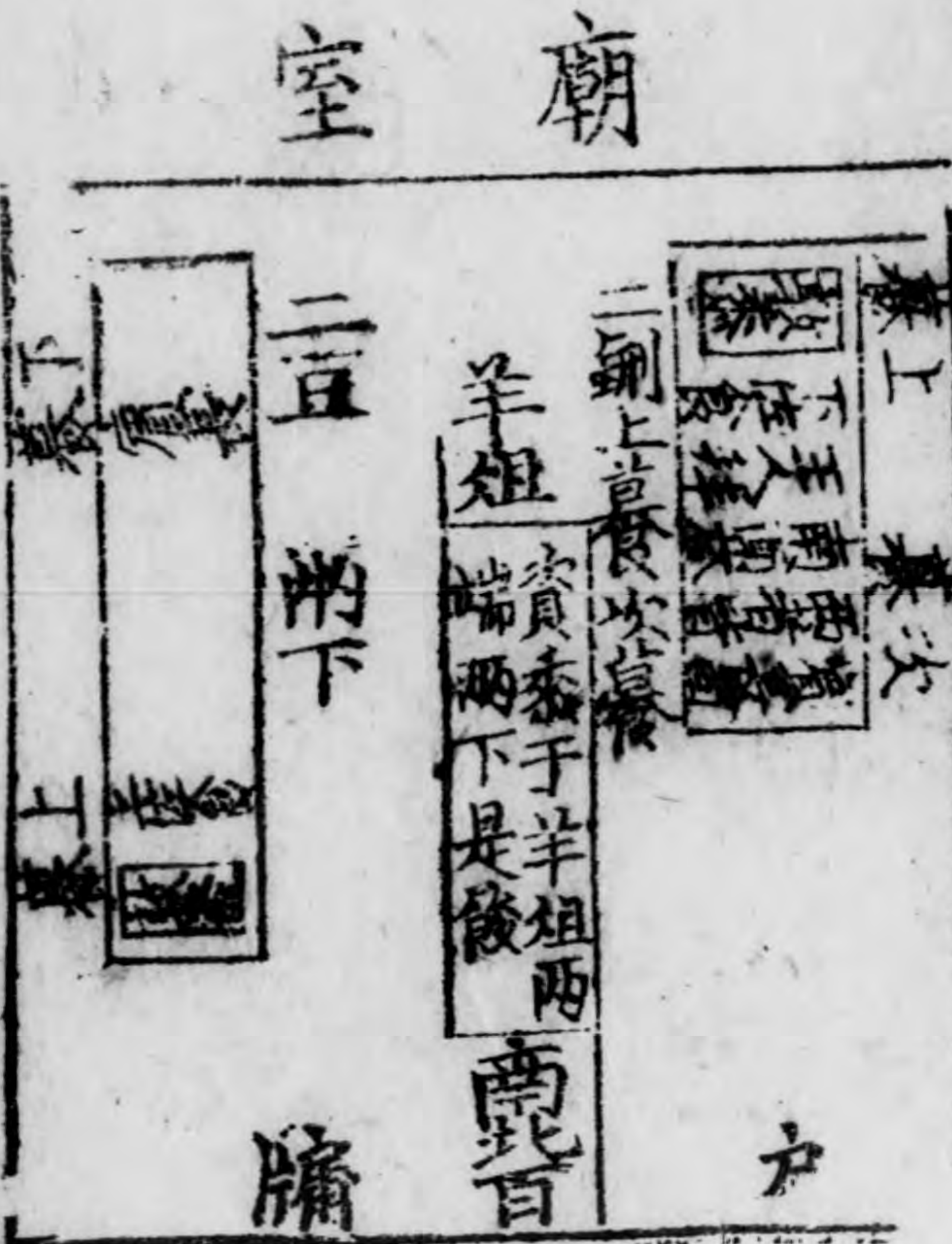
士餼

服膳 履帶

致福

大夫餼禮

天子諸侯餼禮見於經尤略今圖大夫士餼禮于後



地道尊右故
二佐食皆在
賓長之右

士餼禮

廟室



特牲禮尸設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南門徹席蓋設于西
 序下為將進對席佐食分簋鉶俎人進舉與及長兄
 弟與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禮命皆舉與許

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
 正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與舉于俎許諾皆答拜
 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及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
 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酌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
 酌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養有與也如初儀兩養執
 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
 洗爵升酌酌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即位坐答拜主人
 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
 外西面祝命徹俎豆邊設于東序下少牢禮尸設佐
 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司官設對席乃四人養
 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
 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
 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餼司士乃

辨舉養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
奠舉于俎皆答拜比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
一鉶于次養又進二豆滫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
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受于戶內
以授次養若是以辨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
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
養者三人興出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酢于戶內
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養親啐曰主
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
興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文王
世子曰其祭餼獻受爵則以上嗣禮記曰餼者祭之禾
也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故尸諛君
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士

人餼賤餘賤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

百官進爵之下餼上之餘也百官進而餼鄭改進為餼非凡餼之道每變

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

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

祭禮利成則尸諛尸諛則命養士養舉奠與長兄弟

則上養下養二人而已故一簋一鉶所謂佐食分簋

鉶是也上大夫之養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則上

養次養四人而已故兩鉶二豆所謂司士進一敦黍

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

佐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養司士進一鉶于上

養又進二豆于兩下是也然則諸侯以四簋黍則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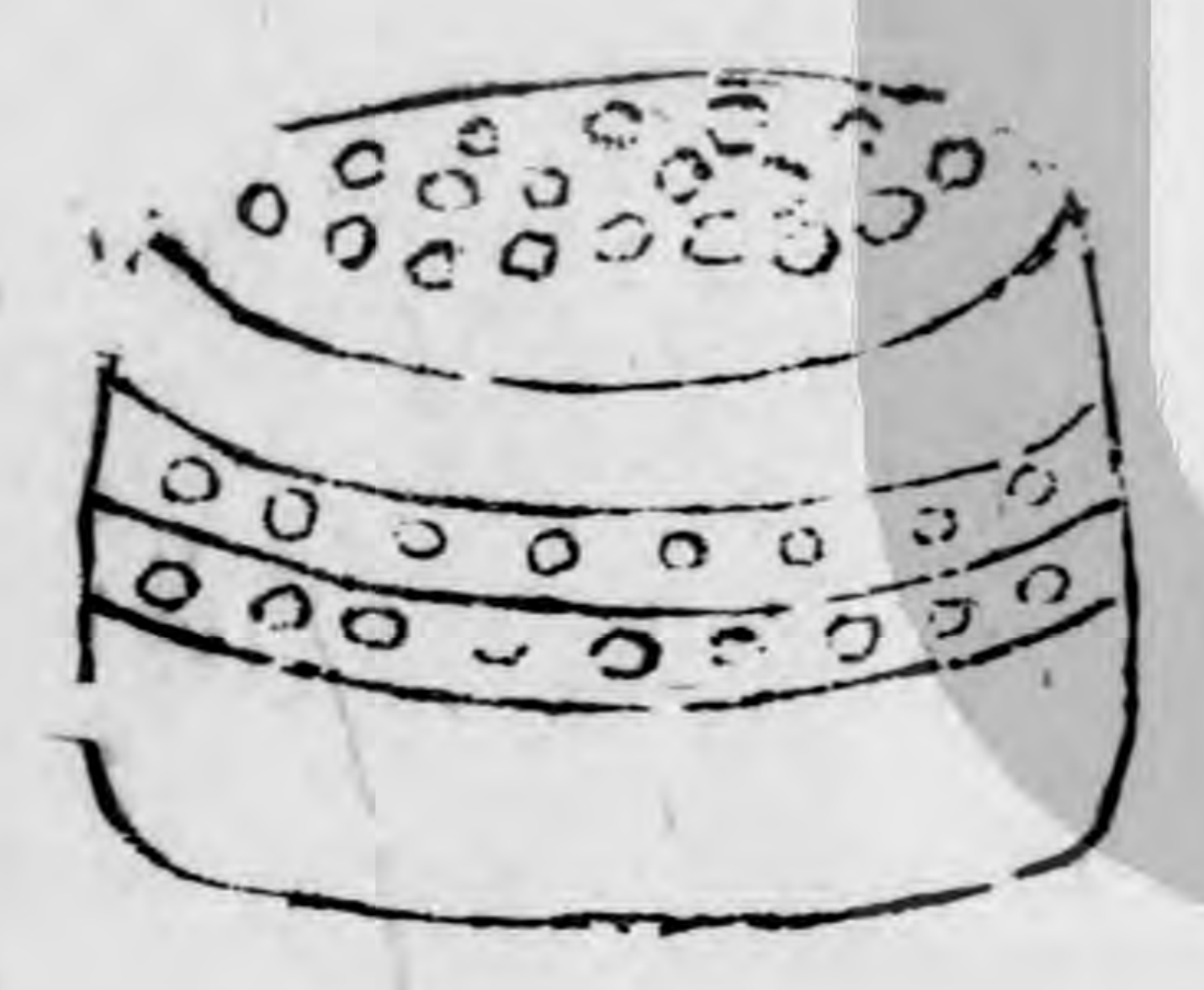
變以衆其分而資之可知矣養之簋大夫倍士諸侯

倍大夫每進不過以兩孔穎達謂諸侯之祭六簋留

二以為陽厭不可考也天子諸侯之養自君以至百官而輝胞翟闈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內也大
 夫之養一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於其臣也士
 之養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也蓋餼
 筵於室中就神位也用尸之簋鉶施神惠也其禮則
 降與俟命而後升祭舉祭鉶然後食拜酌祭酒而後
 飲其位則上養東面下養不酢而先降上養酢而後
 出餼之大略也然士養於其舉也戒之曰養有以也
 於其酌也戒之曰養有與也而大夫之養不成士養
 受爵皆拜而大夫之養受爵不拜大夫之上養不親
 酢而親之士之上養親酢而不嘏何也大夫之養不
 戒以其非舉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上養不
 親酢以其親嘏也士之上養不嘏此其降於大夫敬

服膳
致福

蠶
器
凡四方百
物用器也



大宗伯以服膳親兄弟之國行人歸服交諸侯之福春
 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
 也服者何 俎實也 腥曰服熟曰膳

士也天子之太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
 宗廟然後受俎實也
 不助祭而歸之故說穀梁曰服者何祭肉也生曰服熟曰膳石尚

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

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脰貴復正也左氏稱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脰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節也成十三年杜氏曰脰祭社之由

盛以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

舅昨齊侯下拜登受九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

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

子有事膳焉孔子曰非祭肉不拜祭肉不出三日不食

之矣孟子曰孔子於魯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周禮膳

夫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

國家宗人凡禘祀致福必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

而致膳於君子曰膳附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

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及命主人

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以牛左簡少牢

廟以牛左肩七个植豕則以豕左肩五个玉藻曰

冕有葷桃菊於大夫去菊於士去葷楊子曰秦周事四

帝而天下不匡反致文武昨

禮曰脰孰曰膳周禮掌蜃祭膳燔以熟之也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

社稷主腥故謂之脰宗廟主熟故謂之膳春秋傳曰

祀有執膳戎有受脰是也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脰膳

以賜之諸侯之國踈也故歸脰而已大宗伯以脰膳

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脰以交諸侯之福是也然天子

交福於諸侯而諸侯有致福于天子致福亦謂之致

膳禮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膳以肩不以膊貴其前也

有以左不以右右以祭也少儀凡膳告於君子太牢則以生左肩臂

用葷桃菊後不祥也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菊拜送拜

反重其禮也此膳告於君子士人展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受而膳之
同其福也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穀梁曰石尚
欲書春秋請行服貴復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
稱官若字士稱名石尚士也故名之行服雖正然諸
侯非助祭而歸之則祭肉其能均乎何休謂魯不助
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玉藻言膳於君大夫士者
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筭鄭氏以膳
為凡美食誤也致福致膳吉禮也祔練之胙則曰吉
而已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彈琴而後食此吉肉也

禮書第六十六終

卷之四